

說德語但不是德國的奧地利

——漫談德國與奧地利的差異

陳學毅

記得以前回台灣的時候，偶爾會遇到需要自我介紹的場合。我一開始習慣自我介紹為從奧地利回來的留學生，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習慣把自己介紹為，從維也納或是德國回來的留學生。雖然自己感覺有點對不起奧地利這個國家，但是有些時候，這樣的說法，雖然不符合事實，但是台灣人似乎比較能接受。原因其實很簡單，奧地利國家的名稱沒有維也納或德國有名。如果講到維也納，一般台灣人可以聯想到的是音樂之都、莫扎特與華爾滋。對歐洲歷史比較熟悉的人，也可能會想到奧匈帝國或哈布斯堡家族。維也納城市有明確的形象與其象徵的事物；但是如果是「奧地利」，你會聯想到什麼呢？就因為維也納比奧地利還要有名，人們有時甚至會覺得奧地利是維也納的一部份。有時候，真的要遇到連維也納都不認識的人，就只好說，維也納是說德語的地方，然後就莫名其妙地被認定為德國人。對奧地利人來說，被誤認為是德國人，是一種很大的侮辱，所以他們一定會想盡辦法，從歷史的角度解說奧地利與德國的差別，捍衛奧地利人國家的認同與尊嚴。但是無論解說是否能被接受，最後的疑問都會是，為何奧地利人跟德國人同樣講的都是德語，但為什麼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人呢？

奧地利這個國家，嚴格說起，其實從1922年建國開始至今，還不到一百年。當然我們知道，奧地利建國前，曾擁有奧匈帝國與神聖羅馬帝國輝煌的歷史，但是哈布斯堡家族統治下的帝國與

現在的共和國，差異非常大，時代背景與國家制度完全不同。我們可以把奧地利視為哈布斯堡家族的延續。奧地利雖然繼承了哈布斯堡家族龐大與輝煌的歷史，但是領土方面，只繼承了哈布斯堡皇朝統治領域的一小部份，也就是說德語的區域。哈布斯堡統治時期，是以皇族與朝代思維為治國的基礎，有別於十九世紀末形成的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概念。哈布斯堡家族也就是因為領土內民族主義的興起，逐漸衰退與沒落。將近一百年前，1914年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與其妻子在塞拉耶佛（Sarajevo）被民族主義極端份子暗殺的事件，不僅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同時也是中歐從皇朝時代轉變為民族國家的轉折點。原本哈布斯堡統治的中歐，涵蓋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巴爾幹半島等區域。這些地方不僅語言，甚至生活方式與文化也有巨大的差異，但是哈布斯堡皇族的勢力—從中古世紀一直至二十世紀初—能克服多數民族的色彩，將這些民族統一於一個國境；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背景一直是哈布斯堡帝國的特色。身為首都的維也納從古至今也一直是中歐不同文化交際的中心。很可能也是因為如此，維也納在文化與藝術層面才会有那麼傑出的發展。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德國所面臨的問題—有別於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皇朝—關鍵是由誰、用哪一種制度統一在德意志境內不同大小及統治制度的邦國。雖然德意志境內語言幾乎相同，文

化層面有差異但是彼此類同，可是問題是，有哪個皇族有能力與勢力統一德意志區域為一個國家？透過首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的運籌帷幄，普魯士的威廉一世（Wilhelm I）於1871年成為德意志皇帝。雖然哈布斯堡皇族之前有機會透過「大德意志」方案——也就是由哈布斯堡皇帝擔任德意志聯邦的元首來統一德意志區域，但是最後還是由排斥多民族組合成的哈布斯堡皇朝之「小德意志」方案——也就是純日爾曼主義——獲得勝利。哈布斯堡一方面因為沒有辦法放棄多元民族國境的傳統，因此在民族主義興盛的德國以及其領土失利；另一方面，因為國家勢力的衰退，也沒有辦法在軍事層面抵抗普魯士。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德國邁入的是統一，而哈布斯堡則是瓦解的路程。

多民族的歷史背景以及與德國相異的歷史演變路徑，是奧地利國家的特徵。奧地利人，尤其是維也納人，時常強調多元民族混合的歷史背景。分析維也納電話簿的姓名，我們可以發覺，大部份的居民有中東歐民族的血統。許多以-ski、-wicz結尾的姓名，來自於波蘭；-vic、-cic字尾來自於南斯拉夫；Novotny, Cerny, Nowak等則是來自捷克的姓名，或匈牙利的Horvat、Szabo也經常出現。大部份的人雖然有其他民族背

景的姓名，但是不一定會說其國家的語言。因為他們祖先何時移民到奧地利，很可能連他們自己也不清楚。但是重要的是，他們認同奧地利為自己的故鄉。今天，在維也納市區散步時，我們所聽到的語言，不僅是德語，還有多數斯拉夫語系的語言、匈牙利語等。歐盟對東歐開放後，維也納與奧地利的新居民，大部份都來自於原本哈布斯堡皇朝的領域。

在奧地利使用的德語——奧地利德語——與德國德語不僅發音不同，有時用詞也不同。在奧地利學校使用的辭典，有奧地利聯邦出版社（Österreich Bundesverlag）自己編制的奧地利語辭典（Österreichisches Wörterbuch）。日常生活用詞，有許多與德國不一樣的用詞。例如，奧地利一月，二月的用詞是Jänner, Feber，而德國使用的是Januar與Februar。大學聯考在德國稱呼為Abitur，來自拉丁文的「想離開」abiture，而奧地利通用Matura，在拉丁文有「成熟，成人」的涵義。另外，許多蔬菜、食品的用詞，也有很大的差別。例如，蕃茄在德國叫做Tomate，在奧地利則是Paradiser；小麵包德語是Brötchen，奧地利語是Semmel。就算不理解德文，我們也可以從不同的拼字，了解其差異。以飲食文化為例，匈牙利的燉牛肉（Gulasch）、巴爾幹半島絞肉條（Cevapcici）



圖一：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皇帝徽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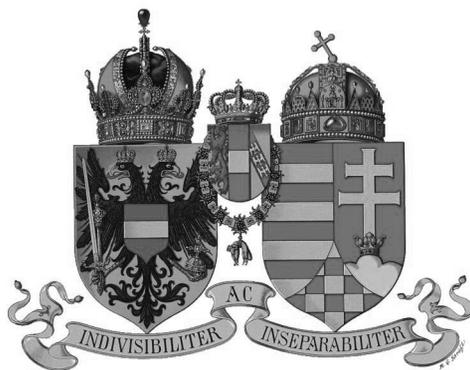
或是波斯尼亞口味的Bosna三明治，它們雖然沒有維也納肉排（Wiener Schnitzel）出名，在德國也比較不普遍，但是在奧地利或維也納都是經常食用的庶民佳餚。

奧地利德語的發音，雖然與慕尼黑巴伐利亞邦類似，但是很多詞語受到其他中東歐或猶太語言（Jiddisch）的影響。比較有趣、涉及猶太語影響的例子是：奧地利語「情人」一詞的方言是Haberer或Hawara，此詞來自於猶太語的「朋友」（chaver）。此外，有一種非常獨特的奧地利祝福的說法——「祝你斷脖子斷腿」（Hals und Beinbruch）的意思則是來自於猶太語的成語「成功與祝福」（Hazlacha u Wracha）。

在奧地利也有所謂的官方德語，其歷史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哈布斯堡皇族的多瑙皇朝（Donaumonarchie）。與德國不同，奧地利非常注重學歷或頭銜。在護照與身分證上，學歷或頭銜屬於姓名的一部份，正式的稱呼也必須用「博士先生或女士」（Herr/Frau Doktor）或碩士先生或女士（Herr Magister, Frau Magistra）才會讓人覺得禮貌。有些哈布斯堡時代的頭銜，奧地利政府因為歷史傳統的關係，到今天還一直持續頒發，例如「皇家顧問」（Hofrat）的頭銜。獲得「皇家顧問」頭銜的人士，在奧地利受到眾人的尊敬。

「教授」（Professor）也是一個頭銜。除了大學教授可以使用此名稱之外，政府機構，例如市政府也有權利頒發給文藝及教育界有貢獻的人士。獲得「教授」頭銜的人的姓名與其正式的簽名，就必須加上「教授」的頭銜。「主任皇家顧問Maier博士先生」（Herr Direktor Hofrat Dr. Maier）可能就是一個正式的稱呼。「宮廷聲樂家」（Kammersänger）或「宮廷女戲劇家」（Kammerschauspielerin）也是頭銜的一種種類。所以，「皇家顧問宮廷聲樂家Maier教授先生」（Herr Kammersänger Hofrat Professor Maier）也有可能是現行的一個頭銜。雖然名稱很長，但確實是表達對人的尊敬的一種方法。哈布斯堡皇室的統治雖然已經不在，但是朝廷貴族階級的概念，還繼續存留在奧地利的社會結構中；相反的在德國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習俗。

皇家的歷史背景亦使得對文化藝術的尊重一直影響到今天。若今天聽到音樂家貝多芬或布拉姆斯的名字，我們可能聯想的是奧地利維也納，但是忘記了他們其實是來自德意志的波昂（Bonn）與漢堡（Hamburg）。海頓與李斯特，來自奧地利與匈牙利的邊界，他們兩人在音樂的成就，雖然與匈牙利貴族埃斯特哈希（Esterhazy）息息相關，但是他們的名字卻與維也納奧地利相連。



圖二：奧匈帝國國徽

哈布斯堡複雜的歷史，可以把非奧地利人變成奧地利人，把不受歡迎的奧地利人變成外國人。以希特勒為例，希特勒出生於上奧地利（Oberösterreich）的茵河畔小鎮布饒勞（Braunau am Inn），照理來說應該是個奧地利人，但是奧地利人會說希特勒是德國人，不是奧地利人，因為是希特勒當了德國元首後，強迫奧地利被併入德國的領土。奧地利在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角色，當然有很多爭執，但是奧地利人普遍不能接受希特勒為奧地利人的說法。

你可能不知道，台灣曾經也是奧地利的殖民地。這是奧地利友人開的一個玩笑。我們都知道，台灣曾被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但是當時的荷蘭是哈布斯堡皇家統治的領域之一，因此依照此推論，台灣應該是被奧地利佔領，而不是荷蘭。

另外，奧地利與德國最大的差異也涉及宗教信仰。德國除了巴伐利亞邦有天主教傳統之外，其他的邦都是以基督教——德語意為「抗議教」（Protestant）為主。哈布斯堡家族長期捍衛著天主教在中東歐的勢力，對抗新教興起。多數中東歐的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幾乎都是因為宗教信仰而戰。雖然奧地利在共和國體制中注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天主教的信仰在醫院與教育機構

還有很大的影響力。在維也納有許多天主教的醫院，學校也重視天主教的宗教教育。

天主教與基督教在德語國家的界線非常明顯。以語言用詞為例，在基督教為主流的宗教信仰區域，打招呼的方式是比較沒有宗教色彩的「日安」（Guten Tag），而在天主教為主要信仰的區域——巴伐利亞與奧地利，使用的打招呼方式是，「祝賀神」（Grüß Gott）。為了配合與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或隱瞞自身的背景，德國人或奧地利人通常會注意並配合所在地通用的詞語。

從歷史的演變觀看，德國與奧地利都試圖在自己的國境內，克服國家內部的差異；在德國是邦與邦之間的差異，在奧地利是指不同中東歐民族之間的差異。但是奧地利特殊的歷史讓住在奧地利具有德語或其他語言文化背景的人深知，一個民族不代表就是一個國家，同樣的語言也不一定會是形成一個國家的原因。對奧地利人來說，多元民族的歷史背景與共同使用、共同創造奧地利的德語，就是奧地利目前國家的基礎與特徵。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助理教授）



圖三：奧地利共和國國徽